



半浦古渡口

## 坐渡船游古村

□董小飞 文/摄

周六清晨，骑车从大西坝进入沿江游步道，一路向西。正是粉黛乱子草怒放的时候，粉粉柔柔地沿江堤铺陈，像盛大的迎宾。芙蓉花也开得正盛，壮阔的花墙挡住了姚江与稻田的对视，于是，江船自顾前行，水稻自顾成熟。

绕过九曲闸，见一幢白色小屋矗立眼前，这里就是半浦渡南岸码头了。

江边已有人扎起天幕，三朋四友聚在一起喝茶聊天。葫芦丝的声音，在粉黛花海中悠扬地响起。

渡口总是有人在排队。我跟着上了船，每人两元。刚靠岸，就听到墙壁后面有人高喊一声：“放炮喽！”紧接着一声“噼”！这是在迎宾吗？我绕过去一看，发现一台爆米花机正烟雾腾腾地往外吐着膨胀了数倍的年糕干，旁边围着的几个孩子又跳又叫，像极了童年时的我们。

在村民的指引下，我登上江边的屋顶村咖。脚下，是金黄的稻田，稻子已沉得抬不起头，游客们穿梭其间，拍照游玩；正面的姚江上，货船排着长队在栾树的花影间不停地经过；渡船马达轰鸣，在视野尽头穿梭往返……在这样的地方喝咖啡看江景，真是难得的享受。

只是不多久，下起雨来，江面渐渐模糊不清，突然就想到了宋代词人蒋捷在《虞美人·听雨》里的一句：“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”不由得联想到那些曾经在渡口为生计奔波的古人。作为历史上有名的半夜渡，渡口石柱上那盏小小的渡灯，曾温暖过多少南来北往的渡客啊！在这样的雨天，他们也曾触景伤怀、感受过“断雁叫西风”的惆怅吧？我不禁陷入想象……

头上的草梗滴滴答答地滑下雨点，风在树叶间穿梭，咖啡越喝越冷，于是下楼，决定逛古村以感受雨中的村巷韵味。

作为宁波市十大历史文化

名村之一的半浦村，村中至今仍保留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，有益丰门头、中书第、周家祠堂等。

雨声中，随手推开一扇虚掩的门，四合院、大水缸、木窗、砖雕……在这些旧物簇拥中，一位老人坐在窗前，拿着放大镜查看老黄历。看我进来，他只拿眼淡淡地扫了一下又低头忙活，似乎还沉浸在昔日的繁华旧梦中。

“来半浦村，必到二老阁。”这是古时的一句话。眼前的这块半浦村的文脉所在地，已立起一幢桃红色的别墅，铁栅栏上盛开的花朵和金光闪闪的“二老阁1号”门牌，无声地诉说着这里历史上的风雨和荣光。

走出中书第，天光放晴。有“笃、笃”声在身后响起，回头一看，见两匹高头大马驮着两个大汉正昂首阔步从身前经过。走到半浦美术馆前，马就被拴上了。孩子们好奇地围着看，教练一边提醒他们别站在马屁股后面，一边鼓励孩子坐马背上拍照，不收费。刚开始孩子们都不敢，紧张兮兮地被抱上去，拍了照，再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一脸轻松了。

逛完美术馆回到渡口，离末班渡船还有一小时，迷恋江边的诗意和那份悠然，便叫上一杯咖啡，直至日头偏西……

等我再次踏上渡船的时候，码头又适时地响起一声：“放炮喽！”我不禁笑了，来的时候放炮迎接，回去时又放炮相送，这是半浦渡给我的至高礼仪吗？烟雾里，依然有不少游客在江边逗留，他们吃着烧烤，喝着咖啡，就像我今天无数遍目送着离岸的渡船那样目送着我的离开。

船工严师傅的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疲惫，一个人全年无休坚守在渡口，迎来送往，是工作，更是对古渡情感的坚守。因为有他，古渡才不至于成为大运河边一个沉默的文化符号，而是今天依然鲜活流动的风景。

## 美哉，梅山

□韩飞/文 杨云中/摄

梅山不是山，是座岛。你要问我对她的印象，我会不加思索告诉你两大特色——美与淳朴。

梅山岛位于浙东宁波市北仑区东南30公里处，是镶嵌在临近北纬30度上的一颗东海明珠。一道湛蓝的海湾像条玉带似的绕过梅山岛，是为梅山湾。

梅山三面环山，一面向海。她的美是立体的，天是蓝的，水是碧清的。天上有块云朵，水里也有块云朵，静静地，飘在天上，沉在水里。山是矗立的，重叠的，远的近的交织在一起。山上郁郁葱葱的，长满了植被。

若是你站在海湾边，湾的对面便是山，你会看到白云起于山巅，如同烟发自于烟斗。山又与白云一起倒映在水里，让人误以为水里又有一重天。你以为你是走进一幅静止的水墨画么？不，这画是流动的，天上的云与水里的云同时在流动。听，它还有声音！有各种嗓音清脆歌喉婉转的鸟鸣，分不清是从哪片几树林里发出的。要是你再细听的话，还会听到无形的风声和不远处水流的潺潺声，那是岸上湿地里的涓涓溪流在向大海汇聚。这是一支多么和谐的大自然奏出的交响曲啊！若是非要给这支曲子命个名字，我以为就叫做《梅山交响曲》，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画呢？就叫《梅山》。这个时候，你会情不自禁地想作诗，或者面对四野的天空放声高歌！

这还不够呢！这幅画，这支曲子，会随着时间和天气变化而变换。早晨与傍晚自然不同，白天与黑夜就更不一样了，晴天与阴雨天大为迥异，一年四季她不断地变换着色调。

这画，这交响曲，一度令我着迷。我常常一个人站在海湾边，瞭望远方，看山、看海，看白云悠悠，看白鹭翻飞。听风、听泉，听百鸟齐

鸣。傍晚的时候，夕阳染红了水面，海湾会变得波光粼粼，向外反射着金灿灿的光泽，便会有一只只野鸭忽扇着翅膀擦着水面啪啪地打起水漂，飞向远处，似乎它们在举办一场竞技比赛。所过之处，划起一道道水痕，向外扩散着波纹。

我羡慕水中鱼儿的自由自在，喜欢看它摇头摆尾的可爱样儿。我喜欢听岸边芦苇的飒飒声，若是你走近时，便会惊起一群群白鹭，喻地一声飞起，鸣叫着在空中打个旋，又悄无声息地翩翩落下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时常站在旷野里，在北坝水岸栈桥上，在大牛山下，在海湾湿地里，看天上繁星点点，寻找北斗七星勺柄的指向。有月亮的时候，看天边那一片彩云追着月亮快速移动，看月亮如何从云层中钻进穿出，给这宁谧的夜空增添忽明忽暗的美感。这个时候，我会陷入无限遐想，与星星作无声对话。

梅山岛的美，美得让人心醉。然而，梅山还有另一种美，那是刻在梅山人骨子里古道热肠淳朴的美。岛上居民至今还保持着勤劳淳朴善良厚道的民风，遇有外来人口租住在村子里，当地居民会本着东道主的热情，主动送上地里产的蔬菜、瓜果和山上刚刚挖出的竹笋。七八十岁的老汉依然坚持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天快落黑的时候，他们便扛着锄头，提着水桶，脚上带着泥土，从田地里归来。那情景，让人自然想起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的意境。

沧海桑田，时代变迁。如今梅山有了桥，梅山人不再靠摆渡出岛。梅山有了码头，建起了海港，那远处矗起的一座座吊机，如同给海岸镶了一道金边。那停留在码头上的一艘艘装满货物的轮船，满载希望与梦想驶向诗的远方。



梅山湾的优美生态。